

现代化视阈下乡村生活共同体的构建路径研究 ——以L村为例

李志博 侯玉玺

云南民族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云南 昆明 650000

摘要：基于现代化背景，通过系统梳理建设乡村生活共同体的时代语境、经济社会转型及治理需求等现实背景，深刻阐述构建现代化视阈下乡村生活共同体的历史必然性与实践紧迫性；以L村为典型案例分析对象，通过田野调查与深度剖析其共同体运行现状，归纳总结出组织凝聚力弱化、文化认同消解、公共服务滞后等结构性问题；针对上述问题，从强化党建引领核心作用、重塑乡村文化价值体系、优化基层组织结构效能三个维度，系统构建兼具创新性与可操作性的共同体建设策略体系。

关键词：现代化 生活共同体 构建路径

1 研究背景

基层中国正处在社会转型期，农民的流动性以及与村庄地域空间的分离造成了个体生活空间的碎片化，导致了传统村落共同体的瓦解。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指出我国社会治理的转型方向为“推动社会治理和服务重心向基层下移，把更多资源下沉到基层”，建设“人人有责，人人享有、人人尽责的社会治理共同体”，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提出“要扩大人民有序参与政治”。乡村生活共同体并不是一个独立意义的概念，其中包含着利益共同体，治理共同体等多种，自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以来，国家各种资源目光聚焦于乡野中要把农村建设成现代化的乡村，必须以现代化的眼光来观察研究农村，在中国农村，农民是农村生活的主要参与者，不论在商贸、交流、基层建设等各方面都离不开农民的参与，在如今乡村空心、严重老龄化的背景下，基层治理无疑面临着各种各样的威胁挑战。在党中央大力支持下，急需构建一种、能够缓解基层压力、让农民安居乐业的、且与中国现代化相配套的乡村生活共同体格局。基于此文章认为以基层治理为切入点，构

建一种理论上的生活共同体不失为一种可行性策略。

2 基层治理视阈下L村生活共同体分析

L村位于中国中部地区，地处平原，有着较大的人口压力以及相对较少的耕地面积，据调查了解人均耕地面积为3-4亩，大部分劳动力均出城打工养家糊口，留在村里的多为一些妇孺儿童，该村从全面脱贫开始，便扣上了贫困村的帽子，在其村庄存在有一个小型的下乡帮扶制伞企业，其员工多为一些家庭拮据且年龄较大的老年人群体，乡村精英多为外出发展不愿留在家乡建设，一些有能力的年轻人也都买房在外，只有逢年过节的时候才会回家。此外对于一些工作忙碌的夫妻来说，有些把父母接到县里面照看孩子，通过交谈发现，该村村庄是以小组为单位，相对于邻村来说，发展较为落后^[1]。

2.1 情感共同体

L村是以小组为单位，分为东西南北四个方位，在每一场所所居住的人一般是由姓氏所组成的一个家族，有着共同体的祖先，但随着

家庭单元化,小家庭的趋势日益明显,因此现今的彼此之间的情感链接较之前有着明显的疏远。但是据观察,村里面每一组的家庭有办喜、丧事之时,临近组的部分成员也会前去,用当地村民话讲就是“随份子”,由此可见,该村落也存在的一定的血缘纽带的联系。第二,每个组别的成员当中难免会有一个“精英人物”,在当地村民来看,其善于交际,存在的一定的社会影响力,且与当地基层干部,村民服务中心存在的一定的联系,有着较为迅速的信息沟通渠道。在村里之间,村民之间的话题无非就是家长里短,由于这些人掌握着及时的信息渠道,且善于沟通,往往会成为在村里沟通中的传话人,而且他们身边也都带着一定的人群拥护,成为好朋友,谈论着家长里短。第三、当地年轻人有着“拜把子”的习俗,以及每年过节会去看望自己“老师”的习俗,这里的老师是教授自己技能的师傅,比如木工、瓦匠等等。这种潜在的契约型联系无形的影响着一种情感共同体的塑造形成,师傅下面所带的徒弟之间会有着共同的话题^[2]。

2.2 利益共同体

利益关系是乡村最重要最复杂的社会关系,是形成乡村社会结构和建立乡村社会关系的基础。蔡文成指出利益不可避免的要与经济挂钩,在L村关乎村民利益的无非一些最基本的,比如农作物,村庄修桥铺路,安装天然气以及挖水渠等,这些都是和村民息息相关的。据了解,在几年前农田需要灌溉,灌溉时需要几家合作,把水引入到自家田里,另外几家则帮忙安装水管,拆卸水管等,待这一家结束之后又轮到下一家,就这样形成了一种利益共同体,各自为自己的田地而形成了一种超乎情感的利益共同体。但近几年由于乡村发展,各自田地有着灌溉系统,基于田地灌溉而形成的一种利益共同体明显不复存在。L村由于经济较为薄弱,在之前修路是要求各家各户共同筹资来建设。许多村民不愿意,认为这是属于政府

干部的职责,有关公共设施基础设施的建设上,村民往往视为损害了自己的利益,是一种“不划算”的行为,在当时及时有泥泞的道路也会各自修自家门前的^[3]。

2.3 文化共同体

城镇化的快速发展以及乡村人口劳动力的流失,使得原有的乡村文化基础面临着破碎。自零几年以来广场舞文化兴起,村落里的大多数妇孺儿童晚上吃过饭之后就会去跟着一起。据了解大部分都会聚焦于村里面的党政服务办,基层政府建设了供村民活动的娱乐中心,有着较大的面积,能够供村民使用。一般来讲,每次前去的都会是几个老伙伴,彼此之间相互学习,尽管住在同一个村里,由于距离的原因,难免会存在不彼此之间不大熟悉的人。这些人通过这一活动而聚集在一起,慢慢地就会形成一种更加认识理解的关系,基于共同的兴趣文化而形成一种文化共同体。在党建文化引领下,L村四处可见各种先进文化思想,这些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村民。与此同时,党员慰问活动在该村落实的较好,每当逢年过节亦或是一些其他活动,在上级党委的支持下,该村都会给本村的一些党员干部颁发慰问品。这一做法极大的增强了党员之间的彼此联系,体现了政府对基层党员干部的关怀和重视,能够让彼此一些互不认识,较为松散的党组织成员之间更加密切^[4]。

2.4 发展共同体

发展是一个社会所追求的目标,在L村体现的较为明显,L村主要是以农作物小麦、大蒜为主。在几年前,粮食的价格较低,所耕种的田地的人较少,许多年轻人离开家乡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农作物收成少,一年到头来也挣不了几个钱,因此许多人都选择外出打工以便有一个更好的生活。通过实地走访可以发现,L村现在有一个名为好万家的超市,是有该地一村民所拥有,早在之前并没有大型的超市,

都是一些小卖部，代销点，东西也不齐全，很多村民买东西都需要骑电车到乡里前去购买。在超市营业以后，村民的生活方便很多，东西也较为齐全能够满足村民的基本生活需要，通过了解不仅本村民的人前去购买而且大部分的外村人有时也会到这个商场前去采购物品，特别是逢年过节期间，超市顾客更多。通过这些事例可以发现村民不论是开商店、服装店等各种行业都是为了自身发展，可能他们自身并没有认识到其本身存在的一种溢出效应即为村民提供了便利减少了麻烦等，也是在促进村庄自身的发展，使得该村在政府帮扶以及自身努力下能够摘掉贫困村的称号，这种从中观层面来讲正是一种村庄本位的发展共同体^[5]。

3 乡村生活共同体存在的问题研究

3.1 情感联系缺失

尽管L村有着一定的宗族关系，但家庭小型化逐渐取代以往的宗族式分布，很多兄弟姐妹之间的关系变得薄弱，更不要是一些隔辈之间的关系。由于彼此之间道德感的缺失，导致村民之间情感链接变得敏感薄弱，邻居之间一些小的纠纷就极有可能演变成极为严重的问题，而导致相互之间不再来往，村民之间的交往就是这些纯粹。黄剑（2018）从成员之间链接的机制探究，认为在现代背景下传统共享机制的缺失弱化了生活共同体的聚合力，提出从共享机制的重构来建立一个情感共同体。

3.2 个人自主倾向严重

大部分村民之间都是存在一些小农思想，思想意识较为偏颇。且大多数人都是有着利己主义倾向。在不涉及村民自身利益的前提下村民之间能够保持和睦相处的模式，但凡有一些触及村民自身利益的情况，就极有可能反目成仇，部分村民之间彼此之间关系的割裂并不影响各自的正常生活。村民之间关系的断裂不像在商业之间有着一发而动全身的关系，他们之间无非是一些生活上小事的交流而已。据了解

L村有一户由于家庭主人脾气较为暴躁而时常与邻居之间发生矛盾，造成彼此之间几十年不说话的困境，通过了解得知其实是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但在他们眼中却由于触及了自身利益而闹的不可开交。

3.3 文化面临着破碎

村民之间的乡土文化是村民得以发展延续的基础，杨艳认为乡土文化的传承高度依赖与乡村社会结构的维系。然而在现代乡村社会中，由于城乡二元结构差异大，乡村文化载体薄弱以及乡村治理变革缺乏法制道德文化支撑从而导致乡村文化共同体面临着解体。L村村民仅仅依靠广场舞与党建文化的引领并不足以形成一种牢固的文化共同体。而且广场舞多在村民有时间的时候才会举办，一旦农忙或是恶劣天气亦或是其他原因都会导致这种共同体的解体，况且这种共同体也是一种临时性的共同体，并不具有根深蒂固的观念以及情感联结，暂时性也就意味着随时可能面临着崩塌，其组织形式极为薄弱。

3.4 经济发展滞后

L村虽然在近几年来发展有着较大的改善，但与邻村以及当地发展情况相比较仍有着较大的差异。现如今村民的生活状况逐渐变好，村里一些基础设施只能够满足其基本的生活需要，村民所追求的不仅仅是吃饱，住暖，部分村民还在追求吃得好，住的舒适。在村庄发展滞后的情况下很多村民都会前去县城采购一些其他物品。在L村的其他镇子上有一些小型中型化工企业，尽管招收村民，但这些企业的工资也就刚好满足村民的基本生活需要不再有一些富裕，这些企业的发展并没有充分的惠及到周边的村民。

4 乡村生活共同体的有效构建路径

4.1 党建引领生活共同体的建构

乡村生活是一种基本的社会共同生活，公共性不仅在宏观上发挥着作用也在微观上帮

助人们摆脱极端狭隘的个体意识,让人们积极参与公共生活,从而更好的解决一些村庄面临的问题。基层党建组织在基层社会覆盖全面,在党建引领的实践中,通过党员干部来强化多种主体之间的关系,合理分配各种资源。在社会生活领域,仅有公共价值和社会包容不足以解决村庄所面临的问题,还需要一种深度的社会融合以此来形成一种深度的利益共同体。具体来说,应以乡镇党支部为核心,建立村集体和群众之间的利益共同体,同时和乡镇企业之间建立相应的契约合作关系,让村民可以利用储蓄投资的方式参与企业的股息分红,实现民企利益的共享。互助组织本质上是一种主人自助的情感和利益共同体,且形成了较为紧密的利益关联,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人们之间的一种利益深度融合。通过强化组织内部制度化建设实现组织内部成员的自我身份认同,强化基层党组织服务功能从而获得广泛的社会认同。

4.2 建立文化共享机制

共享是多人对同一事物的共同拥有,共享着由于共同拥有同一事物而具备共同的利益基础,形成一种利益共同体,而文化共享会让共享者进一步相互认同和依赖,结成亲密的关系,是共同体形成和维系的重要机制。在城乡二元对立的背景下随着村庄空心化,家庭小型化,人们对村庄的认知和体验也变得越来越稀缺。构建乡村生活共同体不仅基层政府层面的也是文化层面的。社区营造模式是一种值

得借鉴的经验,该模式是在20世纪在日本和我国台湾地区兴起,简而言之就是动员社区居民共同参与,努力恢复社区本来的风貌和价值,激发社区活力,在居民之间建立起相应的联系,这种模式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文化行动。乡村共同体重构一方面要注重村庄本土文化元素的挖掘,可以展现社区的独特性价值,一旦有了难以替代的和复制的独特价值,就会得村民之间的认同和依恋,通过强化村民之间的共享机制,村民之间的自我认同意识得到满足,从而构建生活共同体。

4.3 构建更加民主的基层管理模式

社会学家滕尼斯所指出的共同体强调某种纽带和维系作用,乡村共同体更应该具有较高的认同感和较强的凝聚力。农村社区建设目标是塑造现代的生活共同体,因此更应该体现民族精神。在基层建设,村干部选举以及公共服务提供方面要特别注意村民的意见,征询大家的意见有利于更好的促进民主。同时公开透明的民主也更有利于共同体的建设。共同体的实质就是互助共享,公开透明,也就是该单位内的成员都处于一个平等地位,均不受性别、年龄、职业之间的影响,民主化反过来更有利于共同体本质的体现,农村社区建设的最终目标是塑造现代共同体,而现代共同体更能体现民主精神。因此在社区建设中要努力培育现代民主文化,最终通过力量强大的民主文化机制形成具有凝聚力的乡村共同体。

参考文献

- [1] 郎友兴. 走向总体性治理: 村政的现状与乡村治理的走向[J]. 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5, 54(02): 11-19.
- [2] 朱余斌. 建国以来乡村治理体制的演变与发展研究[D]. 上海社会科学院, 2017.
- [3] 周庆智. 基层治理: 权威与社会变迁——以中西部乡村治理为例[J]. 学习与探索, 2014, (09): 63-72.
- [4] 景跃进. 中国农村基层治理的逻辑转换——国家与乡村社会关系的再思考[J]. 治理研究, 2018, 34(01): 48-57.

[5]郭永奇.国外新型农村社区建设的经验及借鉴——以德国、韩国、日本为例[J].世界农业,2013,(03):42-45.

作者简介:李志博 1999— 云南民族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云南昆明 邮编 650000 研究方向:农村养老